

江戸川乱歩

著 尤政雪译

悪魔的纹章
あくまのもんしょう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悪魔的纹章

あくまのもんしょう

江戸川乱歩

著 尤政雪译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恶魔的纹章 / (日) 江戸川乱步著; 尤政雪译. — 北京: 中国法制出版社, 2016.2

ISBN 978-7-5093-7259-3

I. ①恶… II. ①江… ②尤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2989 号

责任编辑: 胡 艺 (ngaihu@gmail.com)

封面设计: 孙希前

恶魔的纹章

EMO DE WENZHANG

著者/[日] 江戸川乱步

译者/尤政雪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刷/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/880毫米×1230毫米 32

版次/2016年6月第1版

印张/10.5 字数/244千

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

书号 ISBN 978-7-5093-7259-3

定价: 29.80 元

值班电话: 010-66026508

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 100031

传真: 010-66031119

网址: <http://www.zgffzs.com>

编辑部电话: 010-66034985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010-66033393

邮购部电话: 010-66033288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6032926)

江戸川乱歩

目 录

D 坂杀人事件 / 1

心理测试 / 27

阁楼里的散步者 / 57

罪犯是谁 / 91

恶魔的纹章 / 141

D 坂杀人事件

D 坂の殺人事件

(上) 事实

九月上旬的一个闷热夜晚，我坐在一家常去的咖啡馆里喝冷咖啡。咖啡馆位于 D 坂大街中间位置，名叫白梅轩。那时我刚出校门，尚无正式工作，每天待在出租屋里无所事事地看书，看厌了便漫无目的地出门散步，出入平价咖啡馆。白梅轩离我住处很近，而且是出门散步的必经之地，自然成了我常去之处。我这人还有个坏毛病，一进咖啡馆就久坐不走。而且我本来也不爱好吃食，又因为囊中羞涩，所以一般不点西餐，只连添两三杯便宜咖啡，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。我并非迷上了那里的女招待，也不做什么戏弄之举。大概是觉得这里比出租屋敞亮些，待着比较舒服吧。那天晚上，我照常占据那张正对大街的桌子，一杯冷咖啡啜了十多分钟，边喝边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。

白梅轩所处的这条 D 坂大街，过去曾是盛产菊花偶人的胜地，逼仄小径经市区改建后得以拓宽，变成了开阔大道。那时候刚经改建，大街两旁还尽是空地，比现在冷清得多。白梅轩正对街有一家

旧书店。实际上，我自刚才起就一直注视着店门口。那是家寒酸又不起眼的店，没什么值得看的景致，但我却对那里抱有特殊的兴趣。我最近在白梅轩结识了一个奇特的人，名叫明智小五郎，交谈过后发现他着实是个怪人，但看起来头脑灵光。我之所以欣赏他，是因为他喜欢侦探小说。前几天还从他口中得知，他的儿时玩伴现在成了这家旧书店的老板娘。我去买过两三次书，根据我的印象，这家旧书店的女主人相当漂亮，虽然说不清哪里好看，但总有一种吸引男人的性感。她一般晚上在店里看店，我想今晚肯定也在，便扫视那仅有四米半宽的狭小店面，寻找她的身影，结果遍寻不得。心想着过一会儿总会出来的，就一直盯着等她出现。

但老板娘却迟迟没有露面。正当我不耐烦了打算把目光转向旁边的钟表店时，突然注意到里间拉门上的窗板“啪”的一下子合上了。那拉门把书店与里间分隔开来，原本就关着。专业术语应该叫作无窗，本应贴纸的中间部分被做成了双层格子的样式，每条格子宽约半寸，可以左右开合。这还真是奇怪。旧书店这种地方很容易遭窃，即使没人在店里看着，从里间也能透过这拉门上格子的间隙看顾外面，但偏偏把窥视外面的格子拉上就太奇怪了。寒冷时节倒另当别论，可现在刚进九月，晚上也很闷热。拉门紧闭这点也不太正常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直觉旧书店里间将会发生些什么，便无法移开视线了。

我曾听这家咖啡馆的女招待们议论过一些旧书店女主人的奇怪传闻，听起来就像在澡堂里相遇的妇人姑娘间闲言碎语的后续：“旧书店老板娘虽然人长得漂亮，但脱了衣服身上全是伤。肯定是被打呀被挠的。他们夫妇看着也不是关系不好，真是奇怪哩。”随后有人接话道：“旁边那家旭屋荞麦面馆的老板娘身上也总带伤，看着像

是被打的……”我当时并没特别留意这传言有什么深层含义，以为不过是家里男主人比较粗暴而已。但是，各位读者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读到后面你们自然会明白，这件小事与整个故事有着莫大的联系。

言归正传，我就那样盯着旧书店看了三十多分钟。可以说是有某种预感，总感觉往别处看的瞬间就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无论如何都无法移开视线。正在这时，之前提到的那位明智小五郎恰巧姿势怪异地晃着肩膀从窗前经过，依旧穿着往常那件粗糙条纹浴衣。他看到我便冲我点了下头走进店来，要了杯冷咖啡，在我旁边坐下，和我一样面朝窗户。他注意到我一直盯着同一个地方，便顺着我的视线，同样望向对面的旧书店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似乎也饶有兴味，目不转睛地凝视起对面书店来。

我们如事先约好一般，一边注视着对面一边闲聊。当时聊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，且与此故事无甚关系，予以省略，不过确实都是关于犯罪、侦探的话题。在此试举一例。

明智说：“世上不存在绝对无法侦破的案子吗？我倒认为极有可能存在。比如谷崎润一郎的《途中》，书中那种案子就绝对破不了。小说里虽然侦探最终破了案，但那不过是作者凭借绝妙想象力创作出的结局。”

我说：“不，我倒不那么认为。实际情况要另当别论，但仅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破不了的案子。只是现如今的警察中，没有像《途中》书里那么杰出的侦探罢了。”

我们的对话大致如此。但是，某一瞬间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突然收住话头，闲聊期间一直关注着的对面旧书店里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

“你似乎也注意到了。”

我低声说，他立刻答道。

“你是说偷书贼吧。真奇怪啊。我进来后也一直看着，这已经第四个了吧。”

“你坐下来还不到三十分钟，竟然就进了四个偷书贼。有些不对劲啊。你来之前我就一直盯着那里了。那边有个拉门对吧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前，我看到上面那个格子的地方突然关上了，之后就一直留意着。”

“里面的人是不是出去了？”

“那拉门一直没开过。要是出去了或许是从后门……但三十多分钟都没有人在实在不太寻常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“确实。就算里间没有异常，也有可能是店里发生了什么。”

这要是一起犯罪案件就有趣了，我如此想着走出了咖啡馆。明智肯定也这么想，他看起来很是兴奋。

旧书店的陈设布局很普通，整个店面没铺地板，正面及左右两侧安放高抵天花板的书架，书架半腰位置是用来摆书的柜台。房间中央摆有一个长方形台子，也用于堆积书本，看起来像个小岛似的。正面书架的右侧有一条宽约三尺的过道，可以通往里间，之前提到的那扇拉门就立在那里。拉门前铺有半张铺席，书店老板老板娘平时就坐在那里看店。

我和明智走到铺席前，高声喊了几句，无人应声，似乎真的没人。我拉开一条门缝偷往里看，里面关了灯，漆黑一片，但隐隐约约似乎有个人倒在房间角落。我觉得甚是可疑，便又喊了一声，依旧没有回应。

“没关系，进去看看吧！”

于是我们“咚咚咚”地走进里间，明智伸手按下电灯开关。灯一亮，我俩同时“啊！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灯光照亮的房间角落里，

横躺着一具女尸。

“是这家的女主人吧？”我勉强说出一句话来，“像是被勒死的。”明智走上前去查看了一下尸体。

“没有活过来的迹象了，必须尽快通知警察。我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，你就在这里守着。先不要惊动街坊四邻，以免破坏现场。”

他下命令似的说完，转身跑向大街一端的公用电话亭。

我虽然平日里讨论犯罪侦探之类的很有一套，但实际碰上却是头一遭。我完全不知所措，只得愣愣地看着房间的布局。

屋子有六张铺席大小，里边右侧还有一间，隔着一一条狭窄的外廊，外侧是一个八尺见方的院子还有厕所，院子外侧围着板墙——因为是夏天，房间的门都大开着，各处一览无余——左侧一个小间装的是合页门，里面是厨房，约有两张铺席大小，靠近后门的位置能够看到狭窄的洗碗池，后门是那种下半部分装有护板的格子门，门关着。房间右前方有四扇拉门，门后是通向二楼的楼梯和储藏室。布局与普通的联排房屋无甚差别。尸体靠在左侧墙壁上，头朝向店铺方向。为尽量保护行凶现场，也因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，我尽可能远离尸体。但房间狭小，就算不想看，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瞟向那边。女子穿着印有不规则花纹的浴衣，仰面躺着。衣服翻卷至膝盖以上，露出了大腿，并没有挣扎的痕迹。虽然看不太清楚，不过颈部似乎有紫色的勒痕。

外面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有的嘎啦嘎啦地拖拉着木屐高声交谈，也有的喝醉了酒胡乱吼着流行歌曲，一幅太平景象。而隔着一扇拉门的房间里，一个女人惨遭杀害横尸屋内。多么讽刺。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来，呆然伫立在原地。

“警察马上就来。”

明智气喘吁吁地回来了。

“啊，是吗？”

不知为何，我有些不想开口说话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两人面对面不发一言。

过了片刻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西装打扮的男人一同赶到。我后来才知道，穿制服的那位是 K 警署的司法主任，另一个从他的相貌和携带的东西可以看出是同一警署的法医。我们向司法主任大致说明了事情经过。然后我补充道：

“这位明智先生进咖啡店时，我不经意看了下表，正好是八点半，所以拉门上的格子大概是在八点左右合上的。那时房间里还亮着灯，所以至少八点左右这个房间里还有人。”

司法主任边听我们的陈述，边在记事本上做笔录，这期间法医已经验尸完毕，在一旁等待我们谈话结束。

“死者是被人用手掐死的。请看这里，变紫了的部位是指痕，然后出血的地方是指甲的位置。大拇指的掐痕在脖子右侧，所以犯人是用手行凶的，而且死亡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。已经不可能活过来了。”

“是被人从上方强行按住的吧？”司法主任思考了一下说道，“但没有挣扎的痕迹……恐怕犯人是用力极大的力气异常迅速地杀了她。”

之后他转向我们，询问这家主人的事。我们当然一无所知。这时明智灵机一动，叫来了隔壁钟表店的老板。

司法主任和钟表店老板的对话大致如下：

“这家主人去哪儿了？”

“他每晚都去旧书夜市，一般要到十二点左右才回来。”

“去哪里的夜市？”

“好像经常去上野的广小路，但今晚去了哪里我实在不清楚。”

“一小时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响？”

“声响？”

“什么都可以，比如这个女人被杀时的叫喊声，或者搏斗的声音……”

“似乎也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声响。”

不知不觉间，旧书店外聚集了很多，有闻风而来的附近邻居，也有偶然经过看热闹的路人。其中有位住另一侧隔壁的袜子店老板娘帮着钟表店老板进行说明，她也说没听到任何声响。

这期间，邻居们商量了一番，差人去找旧书店主人了。

正当这时，房外来汽车熄火的声音，几个人蜂拥而入。分别是接到警察紧急通知赶来的检事局一行人，还有偶然同时到达的 K 警署署长，以及当时被盛传为名侦探的小林刑警——这些当然都是事后才知道的。我有位朋友是司法记者，他和本次案件的负责人小林刑警交情颇深，所以事后从他那里听到了各种案情进展。——提前到达的司法主任向众人说明了目前情况。我们也不得不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。

“把临街的门关上吧。”突然，一个身穿黑色驼呢西装白色西裤、一副公司职员打扮的男人高声喊道，随即迅速关上了房门。这位正是小林刑警。他把看热闹的人挡在门外，开始查案，俨然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似乎完全没把检事和署长放在眼里。从头至尾他都是一个人行动，其他人就像是特意赶来观摩他那敏捷动作的旁观者。他首先查看尸体，格外细致地反复检查了颈部，对检事说道：

“指痕没什么特征。也就是说，只是一个普通人用右手掐住颈部

致死，别无其他线索。”

接着，他说要把尸体的衣服脱掉查看。就像举行议会的秘密会议一样，我们这些旁观者只得被赶到店里。所以这期间他们发现了什么不得而知，不过据我猜测，他们一定发现了死者身上有许多新伤，就像咖啡店女招待们谈论的传闻那样。

不久，秘密会议结束，我们却不便再进到里间，只得站在隔开店面与里间的铺席附近朝里面张望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是命案的发现者，而且之后还要采集明智的指纹，所以没被赶出去，一直留到了最后。或者说被扣留更准确。但小林刑警不只在里间活动，还到屋里屋外各处搜查，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我们便无法得知搜查情况。但恰巧检事一直待在里间，始终没怎么移动，所以刑警出出进进，逐一汇报搜查结果，我们也因此一字不落全听进了耳朵。检事命令文书根据汇报做案情记录。

首先搜查了尸体所在的里间，似乎没发现遗留物品、脚印或其他任何东西。唯有一个例外。“电灯开关上有指纹”，刑警向黑色硬胶制开关上撒了某种白色粉末，说道，“从案子前后情况来看，一定是犯人关掉了灯。开灯的是你们之中的哪一个？”

明智回答说是他。

“这样啊，过后采集一下你的指纹。别碰开关，直接拆下来带回去。”

之后刑警上了二楼，待了有一阵子，一下来便说要去查看后门的小路，径直走了出去。大概过了十分钟，他一手拿着仍然亮着的手电筒，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。那人身穿脏兮兮的绉布衬衣土黄色裤子，看上去四十岁上下。

“脚印完全提供不了线索。”刑警报告说，“可能因为光照不好，

后门周围相当泥泞，留下了很多杂乱的木屐印，完全无法辨认。不过这个男人……”他指着刚才带来的人道，“他在房后小路的拐角处出摊卖冰淇淋，那条小路只有一个出口，如果犯人是从小门逃走的，他一定会注意到。你再回答一遍我的问题。”

冰淇淋店老板开始和刑警一问一答。

“今晚八点前后有没有人出入这条小路？”

“没有。从傍晚到现在连只猫崽都没有。”冰淇淋店老板颇得要领地答道，“我来这边出摊有段时间了，但这附近的夫人们夜里很少走这条路，毕竟路不好走，还黑漆漆的。”

“你的客人里有没有人进到小路里去？”

“也没有，这一点我可以肯定。客人们都是在摊前吃，吃完就马上原路返回。”

如果这位冰淇淋店老板的证言可信，那犯人即便是从小门逃走的，也没有走后门那唯一一条小路。可犯人也没从前门出来，我们一直从小梅轩看着，肯定不会错。那他究竟是如何逃走的呢？据小林刑警推测，犯人或许是藏在小路两侧的某间房子里，还有一种可能，犯人本身就是房客之一。虽然犯人也有可能从二楼顺着屋顶逃走，但调查二楼后发现，靠大路一侧的窗户装有格子，没有被动过的痕迹。至于小路一侧的窗户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家家都大敞着，常有人在晾衣物的地方纳凉，所以从此处逃走比较困难。

负责搜查的警察们简单商议了一下侦查方案，最后决定分头行动，挨家挨户调查周边住户。内外两侧的联排房屋里总共只有十一户人家，并不费事。同时又再次把整个屋子仔细搜查了一遍，连外廊底下阁楼顶上这类地方都没有遗漏。可结果不但没得到任何线索，反而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了。与旧书店隔了一户的点心店老板，从

傍晚开始就一直在晾衣物的地方吹尺八，他正巧坐在可以看到旧书店二楼窗户的位置上，从头至尾，不会错过任何异常情况。

各位读者，此案越发有趣了。犯人究竟是从哪里进入、又从哪里逃走的呢？既不是后门，也不是二楼窗户，更不可能是前门。他从来就不存在吗？还是像烟雾一样消失无踪了呢？然而，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不仅于此。小林刑警带了两个学生到检事面前，他们说出了一件相当怪异的事。两人是某所工业大学的学生，租房住在附近，看起来都不像会胡说八道的人，但陈述的内容却使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

对于检事的提问，他们的回答大致如下：

“刚好八点左右，我站在旧书店前翻看台子上的杂志。之后听到房里似乎有声响，就不经意抬头看了一眼拉门那边，拉门虽然关着，但上面的格子是开着的，我从缝隙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那里。但几乎就在我抬眼看的同时，那人就把格子合上了，详细情况不太清楚，但从腰带来看，可以确定是个男人。”

“除了是个男人以外，还注意到其他细节了吗？比如身材或者衣服上的花纹之类的？”

“只看到了腰部以下的位置，所以不清楚身材如何，但衣服是黑色的。也有可能是细条纹或碎点花纹的，不过我只看到了黑色。”

“我当时也和这位朋友一起在书店看书。”另一个学生说道，“同样听到了声响，而且看到了格子被合上的瞬间。但那个男人的的确确穿的是白色衣服，没有任何条纹或花纹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你们其中一定有一个人看错了。”

“绝对没看错！”

“我也没有说谎！”

这两个学生不可思议的陈述意味着什么？敏锐的读者想必已经察觉到某件事了吧，实际上我也发现了，但检事和警察们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件事。

不久，死者的丈夫、旧书店老板接到通知赶了回来。他看起来不像开旧书店的，是个纤弱的年轻男人，看到妻子的尸体后完全不知所措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，只有眼泪扑簌扑簌地向外流。小林刑警待他平静下来后开始问话，检事也不时从旁插话。但令他们失望的是，老板对于犯人是谁毫无头绪。“从来没做过什么招人怨恨的事啊！”他边说边哭。随后检查了家中各处，确定并不是盗贼入室行窃。刑警还详细询问了老板的过去以及老板娘的出身来历等情况，也没什么可疑之处，而且与本故事无甚关系，在此不作赘述。最后刑警问了死者身上伤痕的问题。老板起初十分犹豫，最后终于回答是自己造成的。刑警虽然极力想问出他这么做的原因，老板却没有明确回答。因为他当晚一直在书市，即便那伤痕是虐待所致，也与杀人嫌疑无关。刑警或许是考虑到了这一点，便没再继续深究。

当晚的调查就此告一段落。警察记下了我们的住址姓名等信息，采集了明智的指纹。当我们准备回去时，已经过了半夜一点钟。

如果警察的搜查没有疏漏，证人们也没有说谎，那这着实是一起不可思议的案件。而且我事后得知，小林刑警在那之后做的所有调查都徒劳无获，案情仍停留于事发当晚，毫无进展。证人们都是可信之人。联排房屋里的十一家住户也没有可疑之处。对死者的老家也进行了调查，并无不妥之处。至少小林刑警——如前所述，他被誉为名侦探——全力侦查过后，只得出了“此案匪夷所思”这一结论。后来还听说，小林刑警要求带回的唯一证物，就是那个电灯